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記瘦腰生眷粵妓蓮真事

瘦腰生，鑑湖舊家子也，隨父宦粵，眷一姬名蓮真，弱不勝衣，使舞掌上，當不減漢宮飛燕也。而雙翹之瘦小，僅若紅菱一角，更足令人魂銷。姬有母，恃姬為錢樹子。而生又簪纓門第，不知稼穡之艱，舉凡火齊木難，為姬取給，半年而資用不支。懼見責於親庭，來滬上游，作避地計。繁華如夢，回首都非。雖不能摒絕路柳牆花，而曾經滄海，除卻巫山，月下花前，常有撫今追昔之感。姬亦念生無虛日。適珠海有花叢之禁，風月無邊，瞬作煙霞過眼。姬言於母曰：「鬱鬱處此，何以為生？曷遷地為良耶？」實則意不忘生也。航海來滬，僦居老旗昌之遇祥樓。日候樓頭，而生杳無音耗。

一日夜漏二下，生有友邀飲其家，賭酒鬥歌，聲傳戶外。姬審聽之，曰：「意中人固在斯也，何其聲之相似耶！」擗簾一睇，遽倒生懷，掩泣不能成語，良久始曰：「前情俱在，君竟水流花謝，置身月地花天耶？曾一念及蓮真，尚在風塵淪落否？」慰藉良久，破泣為歡。洗盞更酌，留宿姬家。如是半月餘，生不言歸，姬亦未以纏頭相索。

會生有族叔赴京陛見，欲挈生偕行。生語姬，姬曰：「宴安鳩毒，不可懷也。妾洞悉君今非昔比，恐君以妾貧富易心，故半月以來，伴君岑寂，以表妾心。勾欄中豈妙手空空兒久居之所，妾不加索，其如姊妹行白眼何？君行矣，勿以妾為念。如富貴逼人，未必無相見期也。」嗣後悲歡離合，南北西東。生北上時，已徐娘半老。

別生數年，門前車馬，愈形冷落不堪，漸至不能自存。扁舟返粵，改名歧鳳，杜門謝客，以待生歸。今秋，生援例得半通黃綬，兩翅烏紗歸里，而姬於兩月前已逝。白頭未遂，紅粉已埋。生曰：「黃伯輿為情而死，我寧從卿於地下矣！所難堪者，薛濤墳上，已落桃花；關盼樓頭，空歸燕子耳。」奠基畢，哭失聲而仆，為從人灌救方蘇。生殆深於情者，而紅顏薄命，振古如茲。為志端倪，俾天下有情人咸為青衫之濕也。